

东行两月

东 行 兩 月

馬 少 波 著

作 家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七 年 · 北 京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头条胡同4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57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 676 字数 49,000 开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张 $13\frac{1}{13}$ 插页 1

1957年1月北京第1版 1957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0000 册

定价 (6) 0.80 元

目 次

我們飛过富士山的雪峯·····	1
难忘的夜宴·····	7
友誼常青·····	12
日記散叶·····	17
憶东遊·····	50
天涯若比隣·····	55
京剧藝術的青春·····	62
好花与惡夢·····	70
后記·····	78



我們飛过富士山的雪峯

當我們飛过富士山的雪峯，
那白玉般的寶冠分外晶瑩，
淡青的衣裙綴着点点紅花，
飄飄的錦帶是夕照中的云霞，
她踏着本栖湖平靜的綠波，
投下了清麗的倒影；
美麗的富士山，
今天着了盛裝，
迎接不遠千里而來的近鄰。

在东京、大阪，
在神戶、岡山，
在受难的廣島，
在九州的福岡、八幡，
在爱知、岐阜、名古屋，
在著名的古城——奈良和京都，
在花团錦簇的机場，
在万人空巷的車站，
在長良川張灯結彩的画船里，
在数不清的盛宴上，
到处听到美好的声音：
“中日友好！”
“东京——北京！”

“中日友好过去兩千年，
遺憾的时刻只有几十年，
讓不愉快的感情烟消云散吧，
今后友好兩万年！”^①

“人民的心相連，
切不断，
挂起了七夕的彩帶，
祝年年相会的願望早实现！”^②
美丽的富士山下，

到处傳遍情深誼厚的語言。

學者、作家、家庭婦女為客人的來臨感動得落淚；

孩子願和中國小朋友從幼年結下純真的友誼。^③

女學生說：

“我把我僅有的鮮艷的心里的花獻給你們，

如果我真能看到你們的演出，

那將比考上第一名優等生還要榮耀！”^④

原子彈的受害者在廣島車站，

為我們送來鮮花，

他們說：

“我們竭誠歡迎文化的和平使節，

因為我們詛咒戰爭！”

商人贈送我們豐厚的禮品，說：

“中國是日本經濟上最高貴的顧客，

三十年來，

我在睡夢中也大喊中日友好！”^⑤

藝術家日日夜夜幫助舞台工作，

演員裝扮成服務員為客人打雜送茶端飯。^⑥

畫家連夜趕做紀念的作品；

舞蹈家為了客人的鑒賞，

天天表演；

为了客人的學習，
夜夜教練，
他們無私地傳授技藝，
熱情地獻出了傳家之寶——百歲扇；^⑦

當我們每離開一個城市，
歡送的人們揮着手帕，
追着火車送行，
直到追送的人羣在我們的視野里，
變成了一個白點，
我們的眼睛早被熱淚遮住。

美麗的富士山啊，
到處洋溢着友情，
為了未來的幸福，為了永久的和平，
讓它越來越廣，
越來越深，
越來越長久吧，
世界上有什麼東西比它更貴重！

從青島可以望見博多灣的船桅，
從長崎可以聽見上海工廠的笛鳴，
從北京到東京，
朝發可以夕至；

然而，
我們此行啊，
却从北京繞到祖國的南疆，
从香港远渡太平洋。
近鄰又是对門，
竟走了整十天的旅程！

热情的主人說得好：
“有人把外交看作是戴着白手套的外交官加佩战刀的軍人，
那是荒謬！
真正的外交
是人民的心与心的交流，
从这里达到文化、經濟、政治的交流。”^⑧
为了未來的幸福，为了永久的和平，
願我們之間的行程更縮短。
心与心更親近！

當我們飛过富士山的雪峯，
那白玉般的宝冠分外晶瑩，
淡青的衣裙綴着点点紅花，
飄飄的錦帶是夕照中的云霞，
她踏着本栖湖平靜的綠波，
投下了清丽的倒影；
美丽的富士山，

今天着了盛裝，
迎接不遠千里而來的近鄰。

1956年6月於日本京都

-
- ① 郭沫若院長去年訪日時所講的話，在日本膾炙人口，日本人民受到極大感動。
 - ② 市川猿之助在6月3日招待中國訪日京剧代表團的宴會上所講的話。
 - ③ 大阪舉行中日兒童友好畫展，日本兒童代表西村貞一在開幕式上所講的話。
 - ④ 名古屋高等女學校學生若原登喜代給中國訪日京剧代表團來信中的話。
 - ⑤ 神戶老實業家瀧川儀作在歡迎中國訪日京剧代表團的大會上講的話。
 - ⑥ 名古屋話劇團演員自動到后台為我演員照顧生活。
 - ⑦ 京都名舞蹈家井上八千代（襲其祖名）以其祖傳的“百歲扇”贈中國訪日京剧代表團。此扇為日本早年最負盛名的女舞蹈家井上八千代在一百歲時舞蹈所用（101歲逝世），在日本視為至寶。
 - ⑧ 日本京都市長高山義三於6月26日宴請中國訪日京剧代表團，他在歡迎詞中所講的話。

难忘的夜宴

在东京，中國訪日京剧代表团的全体人員应日本著名表演藝術家市川猿之助先生的邀請，到他的家中出席了一次欢迎的夜宴。这一次友情綿綿、詩意無限的聚会，深深地銘刻在每个人的記憶之中。

我們赴宴的时候，天还没有黑，但是微陰着。一路斜風細雨，很涼爽。到了，还没有下車，市川猿之助先生和他的夫人、家族（兄弟、弟妇、兒、女、兒妇、孙、孙妇等）、陪宾們早已站在家門內外鼓掌迎候了。欢迎的人从門外一直曲曲折折排到最深的內室。我們按照日本的習慣，依次地脫鞋進屋，和主人們親切地握手言欢。

主人依山而居，家園的建筑和陈設，完全是日本古老的民族風格，極其雅靜幽美。每个屋子是相通的，間間都挂着白色的紗灯，鋪着大紅的地氈，主人們和陪宾們都穿起了自己民族的盛裝，热熱鬧鬧，好像办喜事。市川猿之助先生为了接待我們，在两个月以前就兴工改建房舍，擴大加寬，好容下这么多的客人。据說，这天的夜宴，服务人員就動員了六十多名。

筵席設在一个亭榭式的大客廳，廳內的紅氈上布滿了矮圓桌，每八人一席，主宾近二百人，人們都席地坐着。主人特

聘了廣東名廚為我們治辦極其丰盛精美的中國筵席。

席間可以觀賞庭園的景色。我們入席的時候，天已晴了，夕陽映水，紅霞在天，大廳外側的古松和青竹的高枝上飄着很多條長有數丈的美丽的彩帶，迎風招展，襯着滿園的綠樹紅花，分外好看。

市川猿之助先生今年六十九歲了，身體很健壯，今天精神特別興奮，在他站起來舉杯致歡迎詞的時候，眼睛有點濕潤。他十分激動地說道：

“去年我訪問了貴國，在北京和親愛的朋友們欢聚；在我們和北京告別的時候，曾談到‘為了再相逢的喜悅，我們暫時分別’。自從那一天起，我日日夜夜盼望着相逢的日子。果然，今天能够在東京，在我的家里和大家見面，我簡直無法形容我心里是多麼高興！我簡直無法表達對於朋友們給我和我的全家帶來的極大的快樂是如何地感謝！……”

“各位把中國具有優秀藝術傳統的京劇介紹給日本人民，你們的表演，給予日本人民很大的感動、興奮和歡喜。去年我在中國演出日本的歌舞伎時，受到中國人民的熱烈歡迎；而現在中國京劇代表團在東京的演出，同樣地受到日本人民熱烈的歡迎，這表現着日中兩國人民的心已經連結在一起了。我相信，這是日中友好和世界和平的最好不過的具體成就。”

市川猿之助先生談到這裡，指着松竹上飄着的彩帶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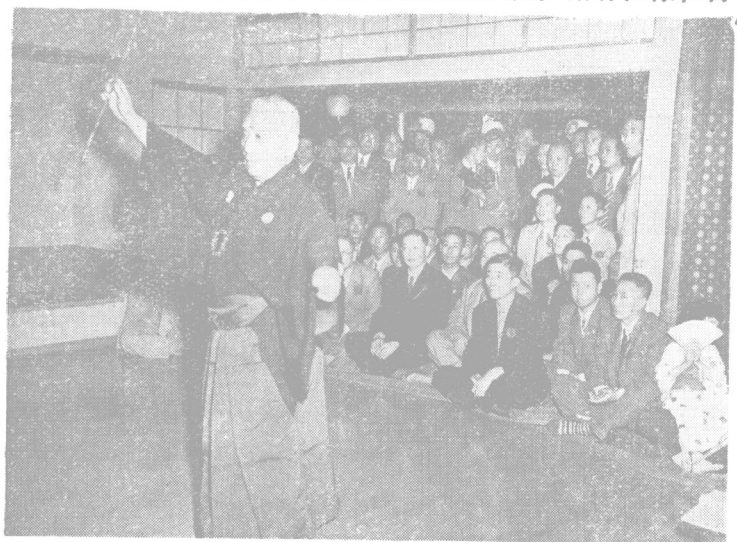
“樹上掛着的彩帶叫做‘七夕帶’，自古以來，日本民間有這樣的傳說：在松樹和竹子上掛了它，向天祈禱，就能夠和天上的牛郎織女一年一度相會一樣地實現自己的願望。我今天

挂起它的意思，是紀念我們這次難得的相會，並祝我們之間年年見面的願望得以實現！”

在全座的大鼓掌靜下來之後，市川猿之助先生異常開朗地笑了，猿之助夫人低聲地告訴我說：“猿之助先生很少這樣痛快地笑過。我們自從離開北京，他真是日夜盼望着你們來，這些日子，他為了你們各位來，為了你們演出的成功，高興得幾個晚上沒有睡好覺。”

猿之助先生笑容可掬地在結束着他的講話：

“在這裡再一次向各位祝賀東京演出的成功，並再一次對去年我們在中國受到熱烈歡迎和兄弟般款待的事表示衷心的感謝。雖然我不能報答我在中國受到款待的萬分之一，但今天能夠請各位光臨敝舍，我覺得無上地欣快！請各位像在自



市川猿之助離座起舞

己家里一样，一点不客气地快乐地度过今天的晚上。”

接着，梅蘭芳先生举杯为主人的全家祝福，並祝中日兩國文化交流更加發展和中日人民友誼的日益深厚。

歐陽予倩先生也举杯兴奋地說：“去年猿之助先生訪問了中國，而今天我們到日本訪問演出，這在中日兩國的戲劇歷史和文化交流的歷史上將記下重要的一頁。中日兩國这样的文化交流一天比一天地加深起來，對兩國人民，對整个人類都是很好的事情。今天的聚會是中日兩國藝術家和兩國人民的友誼的集中表現，猿之助先生以‘七夕’為祝，是頗有詩意的，是意味深長的，我們深信，真摯的感情不是銀河可以阻擋得住的！”

朝日新聞社社論委員會副主筆白石凡先生，戲劇評論家濱村米藏、戶板康二先生首先鼓起掌來，白石凡先生說：“這真是好事，歐陽先生說的對極了。”

席間，鶴賀治賀大夫在庭園中歌唱日本民間名曲“流新內”助興，歌声配以三弦琴，極其慷慨悲涼。市川中車先生慨然說道：“這是日本古代被壓迫人民的声音，也是我們民族的声音。”

猿之助先生興奮極了，離座起舞，親自為客人表演了著名的日本古典舞“浦島”。他的兒子市川段四郎和他的孫子市川團子合演了民族歌舞劇“橋弁慶”的一折。

節目完畢，燈光忽然暗下來了，只有花徑間疏疏的几盞白紗座燈燭光隱約；這時候，庭園中笑語聲喧，原來女孩子們放起了螢火蟲，好像在黑空中撒出了無數顆綠悠悠亮晶晶的小

珍珠，閃閃飛舞。白紗座灯照得雨后的芭蕉、冬青、銀杏樹翠綠欲滴；螢火光掠過紅艷艷的杜鵑花叢，美麗極了。

市川猿之助夫人告訴我們，這些螢火蟲是猿之助先生為了迎接佳賓，特地從長野縣收集來的。大家一面看螢火，一面吃茶、歡談，不覺夜已深了。

梅先生說：“雖然我們懂得客去主安，却總覺得和好朋友在一起留戀難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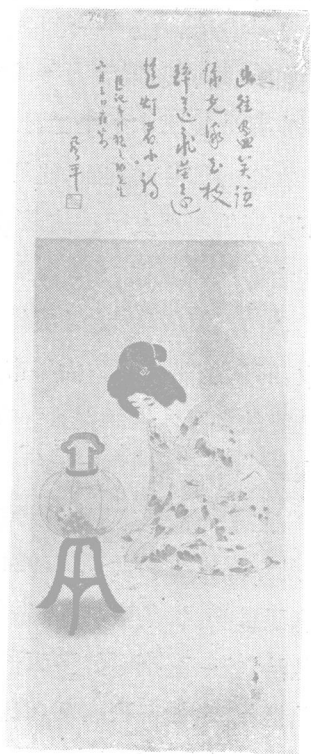
猿之助先生再三地講：“多談談，感謝你們的來臨，感謝你們給我全家帶來了快樂。”

猿之助夫人贈給八十六位客人每人一件和式便服，這是特為中國客人們製做的，每件都織着以猿之助名字為圖案的精緻花紋。男女的樣式不同，穿着的方法也不一樣，猿之助夫人讓女客人把便服穿在身上，她親自教會了穿着的方法。

客人們本來已經向主人道過晚安了，但是大家又坐下來。

當我們向主人告辭出來，車子已經出巷很遠的時候，還聽見主人們在門口熱情地喊着“再見”！——“沙！那拉”！

1956年6月於日本東京



日本畫家寫眞

友誼常青

中國訪日京劇代表團從北京出發的前夕，我在梅蘭芳先生的家里閑談，梅先生拿出了三十多年前兩次到日本演出的紀念冊給我看。他一一地指着其中他的許多日本老友的名片、請柬、像片，叙說着當年的友情。他異常興奮地說：“這些老朋友都分別三十多年了，這次去，希望都能見到面。”

在兩幅照片的前面，他的手指突然停下來，說道：“介紹一下這兩位老朋友吧：這是日本當時最著名的歌舞伎演員中村雀右衛門。我在1919年到日本演出的時候，受到他很大的幫助，對我好極了。這是我倆在舞台上合拍的照片，三十多年以來，時常惦記着他。去年市川猿之助來北京，才知道中村先生已經故去了；他的夫人還在着，這次去一定去看看這位老太太。

“這是一位日本醫生今井泰藏，中間這個小姑娘叫今井京子，是今井先生的女兒。1924年我在日本京都演出的時候，突然患了重病，很危險，今井先生那時是京都的名醫，他親自給我救治，我一直病了好多天，他對我照顧得周到極了。我病好了給他報酬，他堅決謝却，他說：‘人生還有比友誼更貴重的東西嗎！’我實在過意不去，要送他點東西，他也不受。最後，

他說：‘我很喜欢中國的翡翠，我們再見的時候，請你帶一付翡翠袖扣給我作紀念吧。’多少年來，這件事總沒有機會作到，心里老是不安，經常懷念着這位老先生。這次去，我特地訂做了一付翡翠袖扣，準備帶給他，了却這點心願。——如果這位老先生還在着，算來該有八十多歲了。”

梅先生來到東京，見到許多日本朋友，就打聽這兩位老友的情況。中村雀右衛門已經故去了，他的夫人還住在大阪故居，大家都知道；惟有今井泰藏一時找不到下落，梅先生有些着急，只是說：“滄海桑田，這多年人事的變化太大，找人不容易，慢慢地找吧。”

我們特地托了“朝日新聞”代為查詢。

我們來到大阪，在6月16日的下午，梅先生親自去看望中村雀右衛門的夫人。中村夫人今年七十七歲了，一見面，她緊緊地握着梅先生的手含淚說道：

“聽說你們來到日本演出的消息以後，興奮得我每天晚上不能安睡。我有嚴重的關節炎，不能走路，因而這些天每天在家里練習着走路，準備着你們到大阪的時候，我好跑來看你們。作夢也沒想到梅先生你先來了！看到你，看到你的身體很健壯，我就……”

她的話沒有講完，就淚流滿面嗚嗚咽咽地講不下去了。

梅先生連忙安慰她說：

“去年市川猿之助先生到中國演出的時候，才知道中村先